



## 西遊散記

梵影

### 二、走馬看花記曼谷

#### 1. 踏上了征途

光明帶走了黑暗，太陽代替了月姐，大地剛剛脫去晚服，披上魚肚白的衣裳，碧綠晴空，在晨曦照射下，襯托出五彩雲霞，配上金黃色的線條，分外使人可愛。

四週一片沉靜，街道行人稀少，簷前的麻雀，吱吱喳喳，也許是在互道早安，也許是唱歌兒。黑黝的馬路上，只有一輛小汽車風馳電掣在奔馳，在向新嘉坡巴爺里答機場奔馳。這張奔馳的汽車裡，不論是什麼大員公爵，也不是什麼軍政要人，而是坐着出席尼泊爾四屆世界佛教友誼會，星加坡代表團。筆者忝為團員之一，今日能够踏上征途，自然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

我應該感謝，不，這是我們全體團員應該感謝的，承志航，心靈二位法師，鄧永千，文慈說，歐慈法、陳亞洲及我認識或不認識許多男女居士——以及十多位比丘尼，合成了佛門四眾，總數一百多人到機場來送行，「人是感情的動物，這句話也許不錯，朋友暫別或久別，總有一股依依不捨的酸味湧上心頭，我們的代表團和送行的朋友，正在候機室裡卿卿我我地話別不休，却被空中小姐一聲「登機」口令，大家不得不握手分離，魚貫跳上了那架空中霸王客機，從機窗向外遙望，猶看見許多送行的朋友頻揮手。

「點解」？我抬起頭以粵語探詢究竟。

「快到曼谷了」，空中小姐說：「準備辦理過境手續呀！」飛機已掠過了一片綠油油的森林，便到廣大平原的泰國領空，憑窗俯瞰，高大的洋樓，蛇長的馬路，都出現在眼底，由於視線距離太

起，空中小姐叫搭客，套上安全帶，說良心話，我是「鄉下人上街頭一次」，乖乖地將身子套在安樂椅上，只見機中又出現了一位身著白衣的男青年，我私心揣測，這或許是空中先生吧——也可叫侍應生！

他手裡拿着救生衣，告訴搭客臨危用這衣的方法，我聚精會神聽他用粵語發言，一面兩眼死瞪着，一面心裡默默地想，希望救生衣備而不用，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油然出現在我惶恐的情緒中。

機身直上萬尺高空，受着太陽的刺激，白鐵毫不失弱地反射出雪亮的光芒，威風凜凜，雄氣糾糾，向前直衝，高山既無阻擋，大海亦不能隔離，還有那拍馬屁的白雲，層層疊疊，好像彈過了的軟棉花，圍繞着這架空中英雄，或上或下，或前或後，跳着那詔媚的舞蹈。

時間過了不知多久，請諸位搭客將護照拿出來」，「我似睡非睡靠在安樂椅上，一句這麼滴嬌嬌的聲音傳進我的耳鼓，使我意識到空中小姐在盡她為搭客服務的責任。

遠，一切顯得那末渺小。

#### 2. 在歡迎會上

十五人，步出曼谷曼羅機場，在機場鐵柵門外，站着一簇西裝畢挺的僑胞，舉手向我們示意，我知道，

社友陳慕禪老居士，是演講組主任，他即席代表他們的社團致歡迎辭，略說：

「當今世界動盪，戰火威脅安

全，人類要想達到永久和平，必須推動佛法，實現佛陀言教，然而佛法雖好，可惜知道的人太少，所以我們為佛弟子的有責任去推動，去宣揚，以契合佛陀慈悲救世的偉大思想，這次，貴團赴尼泊爾出席世界佛教友誼會，聯絡國際佛教徒，就是負有這種使命。再說團長竺摩華僑中規模最大的佛教團體——龍華、中華、蓮華、義和四佛社代表數十人，計有振東法師、陳克文、陳慕禪、馬筱章、馬鴻英、廖心祥、陳文家、周篤芝、林金泉、林德潤、陳懋廉、許木炎、賢靜、陳麗卿、楊秋音、盧美清、鄭漢材、孫明法等居士，專在這裡候接，除了這四個僑團佛友外，出我們意外的，尚有當地最著名的泰國佛教總會，也派了兩位代表，二輛專車來候迎，這兩位代表，一是該會前任會長——現任副會長照坤拍樂，一是秘書乃淋老巧旺，由於他們出馬歡迎，和僑團佛友接洽關係，我們進入貴賓室休息，在孫明法等居士協助下，將過境手續辦妥後，即乘泰總會專車，進入曼谷市區，下榻於龍佛華教社。

當天晚上，龍佛華教社設齋款待，並邀請中華、蓮華、義和及泰總會諸社友作陪，燈光交錯，濟濟一堂，顯得佛教徒天下一家，怪親善的。這使我想到為什麼人類要製造戰爭？要互相仇視？將清淨安寧的世界，變得紛紛亂亂，民不聊生，如果大家都像咱們佛教徒這樣

不論大法師或小和尚，皆能依心下氣，不分厚薄，平等恭敬，這種作風，不是對佛法有深一層理解，很難做到，他的高潔處也即是在此。接着照坤滿陀居士，他代表泰國佛教總會，也起立致歡迎辭，語多讚揚本團為教為人的精神，及團長領導的才幹。我們的團長竺摩法師，為答謝諸位居士盛意招待，說了很多感謝的話，大意是褒獎他們

居士們善於團結，關心佛教，可為其他佛團之模範云。一場齋宴，在愉快氣氛中結束。

我們這次途經曼谷，承諸僑團

朋友，預定作五天盛大歡宴和導遊全市名勝，可是我們的飛機第二天就要轉飛仰光，不得不將原定計劃打消，乃於第二天中午，改在中華佛學研究社作一次公宴，當日赴簽

的除佛教團體外，尚有社會名流、政界人士，情況至為熱烈。席間由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陳克文居士致歡迎辭，他舉出三點特殊因緣來歡迎我們，他說：「第一、貴團航機不直飛目的地，而經過此地，是從一佛國過一佛國，與各界佛徒多結善緣，使我們得瞻仰，此是行種因緣殊勝。第二、貴團所欲抵達之尼泊爾，即古之迦毘羅國，乃我佛釋迦降生地，諸位大德能到該地，即是足履聖地，並能瞻禮聖跡，此是所到國土殊勝。第三、現在是佛曆二千五百年，正是佛計數半劫日子，諸位得到該地——尼泊爾出席，此是時間殊勝……」陳社長的話是由他的女公子秉榮小姐譯作國語的。

在團長竺摩法師致謝辭中，指出星泰佛教團結重要，共發揚佛教救世精神，他說：「這次敵團途經貴地，承泰佛總會及諸儒賢佛友優禮相加，招待週到，這正是佛徒聯絡最好的表現，我們在衷心感激之餘，必將貴地教友為佛教的熱情，帶到尼泊爾大會去，使世界佛徒都知道」。這話得到許多聽眾鼓舞，站在座的泰總會副會長，情不自禁地站起來說了許多高興的話。團長的

演辭，是一位泰國大學教授——陳明德居士——以潮、泰、英三種語言傳譯，他的口齒伶俐，發言清晰，令人百聽不厭。

談到陳明德居士，我們過去並不相識，他和我見面時，使我感到驚訝，也使我感到慚愧，他大概是

十多歲的小夥子，態度雍容，對人彬彬有禮，想不到這位青年，竟做了大名鼎鼎的大學教授，其聰穎可

想而知，我並不是羨慕他的榮譽，而是想到我自己，年齡與這位教授相伯仲，而他却負起了服務社會的責任，我獻身佛教十年了，究竟為

佛教做了些什麼事？修持既沒有，學業又荒蕪，充其量不過是濫竽僧廁的罪夫，遠瞻渺茫的前途，令我

不敢跨進一步。好了，這是閒話，是由歡宴上引出來的閒話。

在這次歡宴會上，有豐富的菜肴，有精采的演講，有歡愉的場面

的幹才，機智，八面玲瓏，頭頭是道，倒給我一個學習的機會。宴會開了三個鐘頭，始盡歡而散，

3. 代接見記者

無庸否認，我們的代表團實力薄弱，交際乏人，連一個懂英語的都沒有，因此一切的事務，加重在團長的肩膀上。明天就要轉飛仰光，各項手續必須今晚搞妥，團長爲了這件事，與孫明法居士出外接洽

事有湊巧，當晚來了幾位華文

報記者，團長既職務羈縛，分身不得，我只好硬着頭皮，出來接見他。答答，好在我把心儘量鎮定，總算

記者談話是頭一次，未免有點兒躊躇，像初出閨房的少女，羞人答答，好在我把心儘量鎮定，總算勉強敷衍下去，不致大丟架子。

和記者交談的經過，值得記錄的有下例數點：

「貴團經過這裡，大概有幾天耽延？」這是星暹報記者，吳仲衡先生問。

「不能久留，明天下午就要走！」

「是直飛尼泊爾嗎？」新報記者，吳振泰先生也問。

「不」，我答：「我們順道到仰光拜大金塔，然後再到印度，朝禮佛教八大聖地，才赴尼泊爾出席世佛會」。

「這次參加世佛會的，一共有多少個佛教國家？」

「大約三十幾個」。

「有自由中國嗎？」

「不知道」，我解釋說：「因為我們向來與大陸佛教沒有接觸」。

記者臨走時，我將我們的代表團名單遞給他們，回到休息室，將經過情形稟白了剛才回來的團長。

4. 佛寺和社團的巡禮

久仰泰國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國，有宏偉莊嚴的梵宇，有威儀整肅

的比丘。這次我們能够足履其境，因緣非淺，怎肯錯過暢遊佛國的機會？所遺憾的是我們是借路經過，只有一日一夜的勾留，明天就要續

程飛仰光，不得不忙裡偷閒，抽出一點時間來巡遊佛寺。

尊承泰國宗教部派了一輛專車，供給我們使用，感謝鄧玉臣、陳懋廉、廖心祥、陳法魯諸居士陪伴，

，義務做我們的嚮導兼翻譯員，當天下午出發，首先參觀越雅林，「

越雅林」三字是泰國音，譯中文就是「雅林寺」，原來泰文將寺的稱呼放在前面，與英文稱先生某某，將「先生」二字放在前面，是同樣人所說「寺」的意思。

越雅林在泰國京都並不算是大寺院，可是它的建築工程亦不算小，其形式與中國宮殿相似，屋簷四角托出，高高向上挑起，所不同的是上面蓋的瓦，一層層就跟魚鱗一樣，甚為美觀醒目。

其次，我們再到三保宮，這似乎不是屬於佛教的寺名，沒有參觀的必要，但事實這是一間純粹的寺宇，三保宮得名的來由，據說當地華僑有多少裙帶關係。

三保宮位居湄南河畔，樹木繁植，花草叢生，適宜修心辦道場所，可惜建築古老，殿內深凹，光線不足，當中只供一尊大佛像，看樣子是沒有人居住。

夕陽射出了它最後的餘輝，無力地倒下去了，黑團團的烏雲，空中小雨的預兆，經驗告訴我：這是

# 提 善 樹

雨襲擊，不得不作歸計，常言說：「會講講理不過，會走走雨不過」，我們在中途遇到伏猶，嚥到了大雨滂沱的滋味，一個個淋得像落湯雞，狼狽不堪。

在漫漫的人生中，有許多曲折崎嶇的道路，要經過坎坷荆棘的旅程，但你要有勇往直前的雄心，奮鬥到底的精神，才能衝破黑暗的鐵幕，尋求光明的美景，是的，我們絕不了昨天受到溼雨的挫折，而打銷今天出遊的興緻。

八點鐘，宗教部供給我們用的專車已到，除昨天幾位居士導遊外，尚有泰佛總會副會長和秘書，也陪伴我們繼續未遊過之寺院。今天談到些什麼地方？團長和幾位導遊的居士早經訂定，真是大樹好躲陰，用不着我們這些做尾巴的分心，尾巴只顧跟着頭走，就不怕前面的岐途岔路了。

禮尚往還，是人之常情，佛教徒豈能例外，我們的團體多次得泰國總會照拂，所以今天出遊第一個

目的地，是訪問該會會所，原來這間總會是青一色在家信徒組成，

爲佛教居士們最高的機構，在社會上很有地位，會長是大名鼎鼎的女親王——蒙昭仁奔披素曼、副會長

二位：（一）照坤拍樂，他是前屆的正會長，（二）乃炎山巧，他是曼谷市參議長。正會長女親王，或許是掛掛名而已，真正理事的，是副會長和秘書。由於言語隔膜，不願多麻煩別人傳譯，我們談話不多，即告辭而出。

皇宮對面的玉佛寺，是泰京最宏大，最莊嚴，最多佛像的道場，論它的大，全寺占地一百多方丈，

內供一尊長十四丈之臥佛，全身鍍金，從頭至足，盈佔殿宇，佛足雕刻有精緻的千幅輪相。

現在，我們開始訪問幾間僑胞

所組織的佛社。

蓮華佛教社，事先已有準備，

他（她）們的歡迎儀式很隆重，當

我們抵達時，男女社友穿着整潔白袍（泰國居士多是穿白袍），分兩

，我們在佛殿走廊漫步約二十分鐘，不過走了全寺十分之二，據說要將全寺每個角落看完，足需兩個鐘頭；論它的莊嚴，正殿當中所供的是一尊翡翠玉石佛像，晶瑩亮潔，高度只有二十七寸，每年裝金一次，寶衣換了再換，據說裝金換衣的儀式，鐵定每年四月，八月，十二月三個初一日子，且由泰皇親自主持，以顯隆重和尊敬。還有那雕樑畫棟，上面嵌着透明寶石，光芒奪目，與帝網珠媲美，光光相射，互相影現，恐怕不會遜色吧！走廊四周的壁畫顏色鮮艷，畫工精巧，以佛經故事作題材，各式各樣，栩栩如生，不愧是佛教高尚的藝術；論它的佛像多，多得使你數不清楚，大殿外四週，盡是佛像天下，高的矮的，站的坐的，手印各個不同，各有所表，孫明發曾略爲我們解說，可惜我這個腦袋太壞，當時沒有記錄，現在要寫也忘記了。

寺址過大，時間過小，玉佛寺的地皮走也沒有走遍，不要說看完，連拍相用自動機的時間也不充份，因此我這個攝影師只能替人服務，不能將自己的窮樣子收入鏡頭，至今仍覺多麼遺憾。

越坡，也是曼谷大寺院之一，

內供一尊長十四丈之臥佛，全身鍍

金，從頭至足，盈佔殿宇，佛足雕

刻有精緻的千幅輪相。

現在，我們開始訪問幾間僑胞

所組織的佛社。

蓮華佛教社，事先已有準備，

他（她）們的歡迎儀式很隆重，當

我們抵達時，男女社友穿着整潔白

袍（泰國居士多是穿白袍），分兩

旁站立手執花香，我們魚貫踏上大殿禮佛，聽到麥克風播音的聲音說：「本社校友集合，今天歡迎星加坡出席尼泊爾四屆世界佛教友誼會代表團」。禮佛後，由該社社長陳蕃國等居士，導引至客室，喝過茶點，在貴賓簿上一一留過名，我們臨辭別時，那個麥克風又在喊着：

「承貴團光臨，如招待不週，請多

多原諒」，像這種歡迎賓客的辦法

，算得上是最時髦的了，新奇而不失莊重，值得提倡，至少在我個人

來說，將來如有領導社團的夢發現

，必要作爲借鏡。

去義和社訪問途中，團長開了

一小差，不，他是受胡夫人之邀，去

參觀星暹日報報館，並訪問經理胡

夢洲先生，人家說：「蛇無頭而不

行」，可是我們的頭——團長離開

了，我們仍能依時踏進義和佛社，

且得隨行孫明法居士關心，他怕我

們沒有人提得起筆桿，連貴賓留名

寺也越俎代庖，這是他的活潑，

也是他的天真。

事情的來源是這樣的：越三振

裡有一尊佛像，外粉洋泥，高約十

尺，四月間某日，佛身洋泥脫落，

內呈黃金色，乃引起當地人們注

意，經過專家調查，證明整個佛身

全是真金鑄成的，淨重四萬多公斤

，這個驚人的發現，一傳十，十傳

百千，很快就傳遍全國，傳出國外

，有幾位佛教徒提建議，金佛移

地供奉，經當地信徒絕食抗議，政

府爲俯順民意，亦不免強。

爲什麼一尊金燦燦的佛像，會

被洋泥封固呢？說起來話長：遠在

公元一千三百年前，泰國鄰邦欲奪

取這尊金佛，興兵侵境，當時泰皇

司婆達知不敵，又不願金佛被敵人

奪去，故先採取這個障礙辦法，至

於金佛鑄於何年何月？問及當地人

，則云不可考。

曼谷寺宇如林，大大小小，不下數百間，我們所巡禮的，不過是

幾間較著名的而已。

曼谷，這一來，倒造成我們多遊二

個佛寺的機會。

越明迦就是其中之一，建築漂

暴動，局面混亂，蔓延到九龍啓德機場。因此去仰光的搭客，要俟至晚六時才有飛機，誰也不是傻瓜，會蹲在機場老等，當然只有再回曼谷，這一來，倒造成我們多遊二個佛寺的機會。

世界各國以佛教立國的，最著名的只有三個，三個之中泰國即是

## 5. 訪謁僧官

其中之一，其次則是錫蘭和緬甸，無可否認，佛教能屹立世間，傳承不失，是得力比丘僧荷負，比丘是佛教靈魂，此語嘗之無愧。泰國既是佛教國，比丘當然佔着極重要的地位，他們在國人心目中，簡直就是活佛，上至國王首相，下至販夫走卒，只要見到著了袈裟的大德，便五體投地，畢恭畢敬，如忠臣事帝王；孝子敬嚴父一般。爲了景仰心的驅使，得幾位居士的陪同下，我們謁訪過一位較僧王次一等的僧官，這位僧官慈眉善目，相貌堂堂，態度亦甚安祥，端坐在一張大椅子上，我們向他頂禮，他只點頭微笑，並不還禮，這不是他擺架子，而是他們貴國比丘的家風，也許是保持僧格尊榮的家風吧！不過，這種不回禮的家風，用於在家信徒身上，倒無可非議，用於外國僧面前，未免有些那個。

6. 大乘佛教的展望

「不然，佛國風俗，見比丘一定要行禮，我們如不向黃衣比丘頂禮，會給他們瞧不起。寧可人失禮於我，不可我失禮於人」，團長這話老誠持重，體味無窮，不像我這個毫無修養的冒失鬼一般見識。何必文繩綱呢？」

佛說的「成見，這就是大乘佛法不能跨進小乘佛國的最大障壁。然而，時節因緣，近四十年來，大乘佛理已漸漸在這個小佛國萌芽了，而且有發揚光大的遠景，儘管這種力量僅限於當地華僑，但在華僑佛徒極力推動下，有時也能波及到南傳大德們的思想中，激起了多少浪花，發生過多少作用，這現象是可喜的。

華僑在泰國，佔人口約三百多萬，僑居曼谷佔絕大多數，他們多是業商，在商餘之暇，聚集同志，倡組佛教社團，潛心研究佛理，並能依教實修持，如現今之龍華、中華義和、蓮華諸佛社，多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產生的，且能精誠團結，出錢出力，各盡所能，各社常輪流演講，無形中，成了海外宏揚大乘佛法的機構，在當地的中國僧人，我想用不着叩頭，爲了國以國之間的體面，爲了僧以僧之間的自尊，黃衣大德既不懂這道理，我們又何必文繩綱呢？」

記得當我在檳城時，竺摩法師會在華文報撰文，題爲「暹羅佛教史上的一奇人」（在海潮音也刊過），內容透露泰國黃衣大德之中，有一位佛使比丘竟是一個大乘學者，他在各地演講，儘力推動大乘佛法，這是在思想上，教義上却各有不同的見解，既不能互相融合，就只有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泰國佛教是小乘佛教，這是大家共知的，南傳派的

文給一位崇拜南派的成元法師（曾在任檳城佛院主講）看到，氣得跳了起來，他堅不相信真有這回事，硬指作者是捏造的，是存心侮辱南傳的。然而，我明知作者竺摩法師寫的事實，是根據陳慕禪居士口述，他的思想完全接受大乘佛理，他在各地常常宣講大乘佛學，擁有很多信徒。「暹羅佛教一奇人」這篇文章我也看過，是有據可憑的，是千真萬確的，句句都是事實，沒有杜撰一字」，經過了陳居士的證實，使我益發相信泰國大乘佛教在萌芽了。

還有，據竺摩法師所著南遊記語所載：泰國清邁省的般若喜論師，曼谷阿昆摩學院的坤攝女論師，泰國佛教總會的坤戀巴林耶居士，素伽華論師，乃至泰國佛教青年會沙天居士等，他們都常瀏覽大乘經典。從以上種種跡象顯示，大乘佛教在泰國，必有其光輝的遠景，美夢的前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 七、泰國人民的生活

最後，我要談泰國人民的生活。泰國原名暹羅，是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位居亞洲南部，面積有五十萬方里，有廣大的平原，有沃肥的田野，產米最富，爲東南亞三大米倉之一。談到產米，過去咱們中國人也是以農立國，農民春種秋收，中間須經過播種，插秧，推草，撒田施肥等等麻煩，而能有豐富的收穫，所以食糧每年外溢，爲國家最大的經濟收入。

泰國稻田用少許的人工，而有多量的收穫，這是值得。根據佛經

的指示，人種從光音天下來時，能飛行自在，後因貪食一種自然「地味」，身體就沉重起來，不能飛行，且有了男女相之分，大家只好在這個世界住下，以「地味」爲飲食的。然而，我明知作者竺摩法師所寫的事實，是根據陳慕禪居士口述，他的思想完全接受大乘佛理，他在各地常常宣講大乘佛學，擁有很多信徒。「暹羅佛教一奇人」這篇文章我也看過，是有據可憑的，是千真萬確的，句句都是事實，沒有杜撰一字」，經過了陳居士的證實，使我益發相信泰國大乘佛教在萌芽了。

還有，據竺摩法師所著南遊記語所載：泰國清邁省的般若喜論師，曼谷阿昆摩學院的坤攝女論師，泰國佛教總會的坤戀巴林耶居士，素伽華論師，乃至泰國佛教青年會沙天居士等，他們都常瀏覽大乘經典。從以上種種跡象顯示，大乘佛教在泰國，必有其光輝的遠景，美夢的前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千餘年來的泰國佛教，人們深受佛化，養成一種醇厚的思想，樸實的生活，保持樂天知命，安份守己的優良美德，從這些處去探討，他們稻田豐收不是偶然的。泰國除產米外，還有樹膠、錫、柚木等國產，儘管科學不怎樣發達，土地不怎樣擴張，而國家財庫充實，人們的生活過得蠻寫意。

曼谷爲泰國首都，在眉南河的左岸，街道雄偉，馬路廣闊，建築物都具現代化，交通便利，物價穩定。全市人口約八十餘萬，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三十八。其它如當地氣候，風俗，膚色棕種，男女裝束以「淡籠」代替褲子，這些都與馬來西亞人大同小異。我們這次因時間倉卒，各地如走馬看花兜了一個圈子，即轉飛仰光，所記的當然是微不足道。

（四月二十日脫稿於星加坡）